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7nB370

草堂耨雲實禪師語錄

清 真實說

寂訥等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大燈序
    - 徹中序
  - 目次
  - 住保寧府草堂寺
  - 示眾
  - 機緣
  - 拈古
  - 頌古
  - 牧牛頌
    - 未牧
    - 初調
    - 受制
    - 回首
    - 馴伏
    - 無礙
    - 任運
    - 相忘
    - 獨照
    - 雙泯
  - 分燈
    - 揮指德成
    - 佛敏寂訥
    - 載空照滿
    - 體真思能
    - 穎如宗貴
    - 遐齡海福
    - 無礙祖哲
    - 三賢乾維
    - 三大乾寬
    - 爾聞空宣
    - 自明海珀

        - 佛裔空宗
        - 明幻覺聞
        - 竹菴印善
        - 再生空迪
    - 像贊
        - 初祖
        - 自贊
        - 法派
        - 四威儀
    - 行繇
    - 附文
        - 後跋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草堂耨雲實禪師語錄序

太極既立，兆分天地之後，乃有娑婆世界，山川人物，六道四生，種種畢具。上古之時，人皆真樸，不啻與佛祖一數。殆至三代以後，各務虛偽，而迷失真性。由有達磨大師出世，觀吾土機熟，特泛重溟而至，啟示來學，專以明心見性，切實為宗，掃除文飾虛偽之習，及去六根六塵之染。所以神光二祖，不懼立雪斷臂，以求安心；廣南盧師，弗憚藏身獵戶，以任正法。此皆示凡入聖，輔立西來之旨，以救後世之沉溺於文字窠臼者也。明季神、熹二廟間，有密雲悟和尚，傳臨濟正宗，開法於金粟、天童兩大剎，一時人天推重，龍象盈筵。得破山禪師為入室真子，親傳其法，行道於滇、黔之地，於干戈擾攘中，不獨主持佛法，且能拯濟難民，其為德也大矣。座下傳及丈雪禪師，而師之下又傳於耨雲和尚，師師授受，殊得獅王真種，一鳴一吼，使百獸腦裂也。解讀此錄者，自必言前薦取，句下知歸，豈待痛棒熱喝，而後知耨雲和尚之婆心也哉！
康熙丁卯歲嘉平月朔，檇李沙門洞宗大燈書於楞嚴丈室

草堂耨雲實禪師語錄序

禪宗至今乃大彰之日，亦大晦之日。五燈流傳，燈燈相續，並無闕燄，豈非大彰？殘涎剩汁，展轉口頭，依稀彷彿，囫圇摸稜，是長老著優孟衣；掇文拾藻，編詞潤句，竊取詩章，粧點眼目，是衲子帶書生氣，豈非大晦？若是出格丈夫，頂天立地，赤條條、淨裸裸，吐出自己家珍，說些乾暴暴禪，不落前人圈繢，縱橫在我，殺活自由，方免教壞人家男女。所以妙喜云：「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噓地斷，方敵得生死。若只呈伎倆，有甚了期？」我草堂法兄耨雲和尚，受昭覺老人鉗鎚，毒氣鑽心，亦是天童、雙桂、惡水層次下潤。繼老人主草堂二十餘年，不取名聞利養，腳跟蚤得點地，而人自宗仰之。其上堂法語，俱是乾暴暴吐自己家珍，不著優孟衣、不帶書生氣，諸方明眼人自是識得，何須徹中饒舌？昭覺老人常云：「此間無隔夜禪與人參。」請看耨和尚語錄，曾有隔夜禪否？到此地位，是彰？是晦？亦任天下人卜度。
時康熙丙寅歲仲春日，法弟松齋徹中拜撰。

草堂耨雲實禪師語錄目次

卷一

上堂
小參
晚參
卷二
示眾
機緣
拈古
頌古
分燈
像贊
行繇

目錄(終)
草堂耨雲實禪師語錄卷之一

嗣法門人寂訥等編

住保寧府草堂寺

三門。云：「者個所在，人人向此出入，大都忽略過了。山僧今日到來，也須驗過。」以拄杖卓一卓，便進。
古佛殿。「袒胸露臂，嗐著模樣。布袋牢拴，抵死不放。咦！饒伊笑到當來，管取合口不上。」
韋馱殿。「手持金剛杵，威風孰敢當？靈山親囑付，佛海作金湯。咄！秖如填溝塞壑，公從何處護起？」良久，云：「開眼也著，合眼也著。」
佛殿。「喚者個是佛，山僧罪過；不喚是佛，俗眼難瞞。且道畢竟喚作什麼？」卓拄杖云：「祥麟只有一隻角。」便拜。方丈。橫案拄杖云：「據此室，行此令，新長老則不然。」復豎拄杖云：「放開一線。」
印善涂居士等供法衣，請上堂。詣法座云：「華王寶座，覿面堂堂，山僧到此，要登便登，不更作禮，須彌燈王。」據座，拈香云：「此瓣香超凡越聖，輝古騰今，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又拈云：「此瓣香光明赫奕，枝葉繁蔭，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公卿，伏願不忘靈山囑托，永作法海金湯。」再拈云：「此瓣香刀劈不破，斧斬不開，行腳時驀地撞著個無面目老漢，將我珍藏滯貨被他拶碎，未敢輕示於人，今日事不獲已，對眾說破，專申供養現住城都府昭覺堂上傳臨濟正宗三十二世本師丈雪

醉老和尚，用酬法乳。」斂衣就座。白槌竟，師云：「山僧未出方丈已前，一味平實商量；而今出也，釋迦、彌勒且住一邊，莫有當爐不避者麼？」問：「文殊白椎，世尊下座，意旨如何？」師便打，進云：「威音那畔的消息，薦得今時落二三。」師亦打，僧禮拜，師復打。問：「向上底事即不問，披衣據座事如何？」師云：「一絲纔挂體，千古意分明。」進云：「與迦葉傳金襴，是同？是別？」師云：「兩彩一賽。」進云：「結角螺紋一句作麼生道？」師云：「長短恰好。」乃云：「座已陞了，話已答了，若更起模畫樣，著甚來由？雖然，不得辜負請主拈，則古人機緣應個時節。」舉：「唐太宗一日擎起衣，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因甚在寡人手裏？』隨無對。」師云：「王隨大似忘卻了，怎柰無人證明？草堂當時預數，便與托來云：『謝至尊布施。』不惟佛法有準，且要流布將來。何故聾？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

晚參。「明期進戒有五件事，今夜與眾兄弟議定。第一件，早起穿衣不得挂體，挂體者犯輕垢罪。第二，下單時兩腳不得踏地，踏地者犯輕垢罪。第三，洗臉不得打濕面孔，打濕者犯輕垢罪。第四，喫粥不得嚙著米，嚙著米者犯輕垢罪。第五，不得向鼻孔裏出氣，若向鼻孔裏出氣者犯輕垢罪。依得此五件事，方堪得戒。不然，覿面若無青白眼，還如[感*鳥][感*鳥]守空池。」

天章高鎮臺請上堂。舉：「仰山參中邑洪恩禪師，問云：『如何得見佛性義？』恩云：『我與汝說個譬喻。如一室有六窗，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喚：「惺惺。」惺即應。如是六窗俱喚，六窗俱應。』仰山禮謝，起云：『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了。秖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恩下禪床，執仰山手作舞云：『惺惺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眉捷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師云：檢「點將來。仰山若無後語，獼猴幾乎失卻鼻孔。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大眾！且道是甚麼時節？」良久，顧視左右，屈指云：「子丑寅卯辰巳午，甲乙丙丁莫莽鹵。」

晚參。「正好喫杯茶，無端信口哇，惹得燈籠笑，落個沒傝[仁-二+(天/韭)]。更有沒傝[仁-二+(天/韭)]，隔墻王老媽，兩口諍餓氣，打得亂如麻。」

上堂。「德山棒，臨濟喝，石鞏張弓，道吾舞笏。雪峰毬，普化鐸，驚起楊岐三腳驢，踏倒三山併五嶽。阿呵呵，好大哥，也好現前驀面唾。」

結制，上堂。拈香祝聖畢，復拈云：「此瓣香，我昔親遭毒手，至今痛恨難忘，然雖不因樵子徑，怎到葛洪家？此是第二回，爇向爐

中供養本師丈雪大和尚，用酬法乳。」斂衣白椎竟，乃云：「草堂今日開爐，當陽一句全提，突出烏藤光燦，煉得衲僧膽瀝，燒著露柱燈籠，痛煞石頭瓦礫。所以道：『般若如大火聚，觸之則燎卻面門，無你迴避處；又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驀拈拄杖，云：「木上座聊為放一線道。」卓一卓，云：「摘楊花，摘楊花。」
小參。舉：「密雲悟上堂云：『莫立程途別用功，行住坐臥看何從，忽然看徹無從底，請續後句。』」師云：「草堂亦有一頌布施諸人：老倒年來志不孤，頻將三句驗禪徒，雖然看徹無從底，也是小巫參大巫。」
上堂。「曹溪嫡派，今古流長。腳下兒孫，迥然超出。一花開放，五葉芳敷。綿綿瓜瓞，當處圓成。茲辰我生程公攜男祖善來山設齋寄名，且承歡一句作麼生道？麒麟天岸眠霄漢，金鳳乘雲下彩樓。」
晚參。「橫說、豎說，塵說、剎說，恰似渴鹿趁陽燄。何故？多說不如少說，少說不如不說。」乃以手掩口作鶺鴒鳴，便出。
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安云：『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向紫微。』僧云：『忽有客來，將何祇待？』安云：『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云：「此老聞名富貴，見面貧窮。且草堂家風又在甚麼處？試檢點看。若檢點得出，與你明窗下安排；其或未委，百丈已前巖穴士，生涯盡在鑊頭邊。」
小參：舉：「東印土國王請般若多羅尊者齋次，曰：『諸僧皆轉經，惟師為甚不轉？』者曰：『貧道出息不涉眾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師云：「尊者與麼答話，大似剜肉補瘡，未免傷筋動骨。即今有問：『諸僧皆轉經，長老何不轉？』向他道：『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解制，上堂。「今朝正月十五，行者搥鐘擂鼓，分咐山門大啟，放出玄沙猛虎，踞地爪牙斑斑，觸發氣吞佛祖。」遂震威喝一喝，云：「貓兒偏解捉老鼠。」
晚參。豎拳，云：「青州梨，鄭州棗，一任諸人齟嚼咬。」伸手，云：「還我核來。」
新正，上堂。「年年是好年，月月是好月，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盡大地是國王水土，無一日不報國王恩；統十方是古佛道場，無一道場不為佛事。」呈拄杖，云：「還會麼？皇風成一片，何處不封疆？」
晚參。「古有僧夜半大叫云：『我悟也。』傍僧把住云：『你悟個甚麼？』其僧云：『師姑原是女人做。』」師喝云：「如此不知連

累多少好人。草堂常有個悟底，只是不肯大驚小，惟且悟個甚麼？眉毛眼上橫，鼻子下頭大。」
結制，上堂。舉：「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師云：「二大老一等共行山上路，眼底各自看風煙，雖然互相激揚，也是泥裏洗土塊。山僧今日出也，且為人是？不為人是？相逢但說三分話，未肯全拋一片心。」
晚參。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錯路？』州云：『識心見性是不錯路。』」師云：「那裏是識底心？那裏是見底性？試道看。不然，也是闊角水牛。」
上堂。舉：「六祖大師云：『不思善，不思惡，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即悟入。破山明頌云：『善耶？惡耶？之乎也者。本來面目，風吹雨灑。咄！』」師云：「一人恁麼道，一人恁麼提，未審喚甚麼作本來面目？」豎拂子，云：「莫是者個麼？料掉沒交涉。莫是東頭賣賤、西頭賣貴麼？料掉沒交涉。莫是鐘樓上念讚、床角下栽菜麼？料掉沒交涉。莫是青州梨、鄭州棗麼？料掉沒交涉。莫是德山棒、臨濟喝麼？料掉沒交涉。既沒交涉，畢竟如何是本來面目？」揮拂子，云：「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晚參。舉：「破山明上堂云：『突出難難難辨別，擬之易易易承當，一聲囫地盡生死，請續後句。』」師徵云：「突出難難難辨別，可知禮也；擬之易易易承當，驢年方許；一聲囫地盡生死，腳跟下好與三十棒。」
上堂。問：「東西無滯礙，南北任縱橫時如何？」師云：「亂走作麼？」進云：「青山潑黛，綠水澄藍。」師直打下。乃云：「今日上堂無禮，棒頭驀下如雨，捉敗金烏玉兔，駭殺奴兒婢子。孟八郎漢不解當人一著，便道：『佛法如此。』」卓拄杖，云：「也是無風浪起。」舉：「興化道：『我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師云：「興化只圖賣俏，不覺失卻一隻眼。山僧也向南方走了一遭，拄杖頭撥著，個個都是會佛法底人。何也？戎夷蠻貊分諸國，盡在吾皇化育中。」
晚參。舉：「破山明道：『第一句薦得，好肉剜瘡；第二句薦得，虛空掘洞；第三句薦得，泥裏有刺。』」師云：「正眼看來，字經三寫，烏焉成馬。草堂有個見處，不是與師翁鬥勝，總要佛法流通。第一句薦得，咬木槿羹；第二句薦得，炊鐵釘板；第三句薦得，無本可據。且與師翁是同？是別？具眼者明辨看。」
上堂。拈拄杖，云：「者木上座一向妄談般若，罪犯彌天。」以杖置背後，云：「而今貶向無生國裏住著，正恁麼時，還有為伊保任

者麼？若無，山僧自保去也。」靠拄杖，下座。
小參。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師云：「西來意，庭前柏，趙州老，分明說，喚作境，眼著屑。還識趙州麼？庭前柏樹子。」
晚參。舉：「睦州問秀才云：『所業何經？』才云：『《易經》。』州云：『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個甚麼？』才云：『不知其道。』州云：『作麼生是道？』才無語。州云：『果然不知。』」師云：「秀才雖然無語，其聲如雷。州云『果然不知。』也是壓良為賤。若是草堂，待伊無語，不消一喝，自然吾道一貫。」
上堂。以拂子拂一拂，云：「有世界以音聲為佛事，有世界以禪悅為佛事，且山僧者裏以何為佛事？」擊拂子，下座。
上堂。舉：「龐居士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作麼生？』照曰：『老老大大作者個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師云：「者兩父子，一人前不搆村，一人後不抵店，若是一齊到來，大好一坑埋卻。艸堂如此批判，還有傍不肯者麼？出來道看。」
晚參。舉：「雲門拈拄杖云：『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圓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師云：「此老說話，是則也似，似則未是。何也？道有、道無，說空、說幻，惹得大驚小怪。艸堂者裏，一任凡夫、二乘、圓覺、菩薩到來，一齊按過。不見道：但得雪消盡，自然春到來。」
上堂。舉：「盤山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師云：「俱忘未忘，即物非物。小乘錢串，大乘井索。更問何如，水中撈月。」
資亡，晚參。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後向甚麼處去？』沙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云：『未審意旨如何？』沙云：『要騎便騎，要下便下。』」師云：「長沙只解替人答話，卻不知自己下落。設有人問：『亡僧遷化後向甚麼處去？』向道：『不上天堂，不入地獄。』再問：『意旨如何？』便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
上堂。舉：「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繩床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亦下繩床立。」師云：「賣油翁下繩床立，凡聖從來沒階級。若是道個差多少，摩訶般若波羅蜜。」

晚參。舉：「泐潭興和尚一日南泉至，見興面壁，泉乃拊興背，興問：『汝是阿誰？』泉曰：『普願。』興曰：『如何？』泉曰：『也尋常。』興曰：『汝何多事？』」師云：「常興想布個縵天網子，打鳳羅龍，為尋知己。南泉雖有迅雷掣電之機，要且不識常興。還有識者麼？也是尋常。」

解制，上堂。「百日期會今朝釋，無許衲僧兩腳逼，出門撞見馬相公，莫道艸堂解制去。去！去！去！惟恐不如你底意。」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洞山云：『須知有諸佛向上事。』僧問：『如何是諸佛向上事？』山云：『非佛。』雲門道：『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師拈拄杖卓一卓，云：「要知諸佛向上事麼？只是不可覷著，覷著則頭角生也。」

晚參。「今日好風，恭賀知事頭首萬福，切忌錯用心。何為錯用心？穿衣喫飯、迎賓待客，豈不是錯用心？屙屎放尿、一動一靜，豈不是錯用心？參禪學道、窮古論今，豈不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接物利生，豈不是錯用心？還更有一處錯用心？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人，聞必不敬信。」

說戒，上堂。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云：「適纔優波離尊者來山僧拄杖頭上叫道：『經有經師，律有律師，何得攙行奪市？』被山僧一喝，羞得滿面慚惶，懨懨而退。」復顧左右，云：「眾中有為伊出氣者麼？若無，木上座與蛇添足去也。」

上堂。舉：「龐居士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師拈拄杖，云：「者是境，將甚麼喚作心？」卓一卓，云：「者是心，將甚麼喚作境？」良久，云：「夜半明星當午現，愚人猶待曉雞啼。」

晚參。舉：「僧問趙州：『毫釐有差時如何？』州云：『天地懸隔。』僧云：『毫釐無差時如何？』州云：『天地懸隔。』」師云：「還識趙州麼？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正法眼藏？』門云：『普。』僧又問風穴：『如何是正法眼藏？』穴云：『瞎。』」師云：「二老答話亦是徐六擔板，若論正法眼藏，未夢見在。若有人問草堂：『如何是正法眼藏？』向道：『錦屏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

小參。舉：「鎮府大王問趙州：『和尚年尊，有幾個牙齒在？』州云：『只有一個。』王云：『爭喫得物？』州云：『雖然一個，下下咬著。』」師云：「雖然下下咬著，要且不知滋味。還有知滋味者麼？問取趙州。」

上堂。舉：「雲門云：『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眾無語。自代云：『俱。』圓悟云：『箚。』大慧云：『普。』」師云：「俱箚普，休莽鹵。南山有個烏嘴雞，咬殺大蟲卻是虎。」

上堂。「老僧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萬仞。你若向和泥合水處會，老僧卻在壁立萬仞處；你若向壁立萬仞處會，老僧卻在和泥合水處；你若向一切處會，老僧總不恁麼。既不恁麼，畢竟向甚麼處會？」良久，云：「著。」

小參。舉：「佛敕五百尊者降一毒龍，尊者各運神通，皆降不得。忽有異方一尊者到，佛敕令降，尊者于龍前彈指，其龍自伏。」師云：「五百尊者降龍，不得正不入邪；異方尊者降龍，得邪不入正。」喝一喝，云：「雖然如此，也是客聽主裁。」

上堂。問：「如何是有為法？」師云：「忙。」進云：「如何是無為法？」師云：「閒。」進云：「有無不立時如何？」師云：「點。」進云：「和尚陞座為說何法？」師云：「闍黎無聽。」乃云：「一日兩陞堂，草鞋沒主張，鐘鳴三陣擂，僧俗列成行，似乎有些子，臨機一字忘，看看嘴盧都，拄杖便通方，聽取木上座與諸人說法去也。」拋拄杖，下座。

薦嚴，小參。拈拄杖，云：「森羅萬象，明暗色空，都盧從自己妙明真性中發現。殷善人還會麼？於此會去，則知世、出世法無不明了；其或未然，九品蓮開處，百寶自莊嚴。」

上堂。「昨夜文殊、普賢向南閻浮提掛牌，北鬱單越擂鼓，西瞿耶尼上堂，東弗於逮說法，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轟，適來艸堂門下，不消一捏便了。汝等諸人還委悉麼？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晚參。舉：「南泉坐次，一僧問訊，叉手而立，泉云：『太俗生。』僧合掌，泉云：『太僧生。』僧無語。」師云：「叉手合掌，俗生僧生，也須一狀領過。」

鎮臺趙弘燦挂扁，請上堂。卓拄杖，云：「寶劍揮空，乾坤失色；古鏡出匣，千妖遁跡。只如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情與無情，都盧到來，向甚麼處著腳？」復卓一卓，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潮東。」舉：「黃檗散眾在洪州大安寺，裴相國一日入寺，見壁畫，問寺主：『者是甚麼？』主云：『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遂請相見，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一轉語。』檗曰：『請相公垂問。』公舉前話，檗朗聲曰：『裴休！』公應諾。檗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師云：「若是流通正眼則可，若當禪會，亦是萬里望崖州。如鎮臺趙護法曾問山僧：『三教同

別？』予云：『不特三教，四生十二類，凡有血氣者，莫不本此。』鎮臺曰：『只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予震威一喝，鎮臺當下洞源。所以不昧本因，篆額豎於草堂，法門幸甚，泉石生輝。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良久，云：「從今一鑑明如鏡，千古令人照膽寒。」

晚參。舉：「雲門道：『既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師？』自代云：『今日不著便。』」師云：「雲門只解瞻前，不解顧後。草堂則不然，既知來處，且甚麼劫中無祖師？」喝一喝：「不圖點眼，只要話行。」

元日，上堂。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鏡清今日失利。』僧又問智門：『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門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因甚卻無？』門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頭尾不相照。』門云：『智門今日失利。』」師云：「二大老道有、道無，俱不好心，辜負人家男女。仔細檢點將來，一人在高高山頂立、一人在深深海底行，是則是，欠與者僧點眼。」驀豎拂子，召眾，云：「會麼？艸堂今日失利。」揮拂子，下座。

小參。「山僧者裏無佛可成、無法可說、無禪可參、無道可學，但教寒來向火、熱來乘涼、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只是不許情生妄動。若是情生妄動，一棒打折驢腰。」

晚參。舉：「仰山一日與嬾安看雨次，安云：『好雨，寂閣黎。』山云：『好在甚麼處？』安無語。山云：『某甲卻道得。』安云：『好在甚麼處？』山以手指雨，安便休去。」師云：「一個指雨，一個看雨，可惜不知落處。即今有知落處者麼？乾坤大地竟如洗。」

解制，上堂。「時至元宵節，火樹光皎潔，比也莫可比，讚也讚不得，問汝諸人瞥不瞥？瞥瞥好休歇，艸鞋高過野雞頭，第恐腰包前後拉，此去諸方大有人。莫道艸堂對君說，只如九旬把定、三月調心，今日解制一句作麼生道？冬至寒食一百五。」

小參。「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直饒數到劫雲初，究竟不離於此日。有出得此日者麼？」良久，云：「鶴有九皋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晚參。舉：「雪峰云：『南山有條鱉鼻蛇，汝等諸人出入好看。』」師云：「不特南山，草堂亦有條鱉鼻蛇，汝等諸人切忌踏著，踏著則喪身失命。」

天章高鎮臺來山補修告竣，辦齋請上堂。師詣座接疏云：「重重華藏界，一一寶樓閣，莊嚴甚微妙，光照諸塵剎。且是神通妙用，法

爾如然。」過疏云：「聽取下文。」便陞，斂衣。白槌竟，乃豎拂子云：「此是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實相無相，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展轉相傳三千七百餘載，脈似懸絲，幸遇鎮臺高護法赤手扶起，赫赫光明照汝諸人，汝等大眾好生委悉。」舉：「朱行軍入南際寺齋僧，執手爐行香，乃云：『直下是，直下是。』時有僧云：『直下是甚麼？』行軍便喝，僧云：『行軍是佛法中人，惡發作麼？』行軍云：『你作惡發會那？』僧便喝，行軍亦喝云：『鉤在不疑之地。』遂呼左右：『認取這僧著。』」師云：「行軍八面威風，者僧挺身向前，雖然兩不相害，未免二俱失利。今日鎮臺高護法來山補修興供，雖不與麼說話，鋒鋩已露。鋒鋩既露，將何為證？三尺龍泉光照膽，萬人叢裏奪高標。」

浴佛，上堂。舉：「遵布衲浴佛次，藥山云：『你只浴得者個，要且浴不得那個。』布衲云：『把將那個來。』藥山休去。」師云：「可笑藥山不唧溜漢。若是艸堂，待他道：『把將那個來。』兩手拉過，按在盆裏，湩上兩湩，管教布衲一生拏不乾。然雖如此，不是子期手，敢來月下彈？」

上堂。「今朝五月十五，蠶麥收拾在府。纔方整頓休夏，炎暑蒸人急苦。且道為甚如此？總不教伊成佛作祖。」

晚參。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向甚麼處回避？』山云：『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僧又問一老宿：『時節恁麼熱，向甚麼處迴避？』宿云：『向鑊湯鑪炭裏迴避。』僧云：『鑊湯鑪炭裏如何迴避？』宿云：『眾苦不能到。』」師云：「二老宿，一人在寒暑裏過冬，一人在寒暑裏休夏。過冬者不知熱，休夏者不知涼。草堂恁麼道，眾中可有替二老明辨者麼？若明辨得，寒暑不侵；不然，寒時寒殺，熱時熱殺。」

誕辰，上堂。「今朝六月半，不消更打筭，甲子滿六十，吾道一以貫。」喝一喝，云：「切莫認奴作郎。」

晚參。「一二三四五，禾山解打鼓；五四三二一，筭來沒位次。秖如南泉斬貓、雲門念七、馬祖陞堂、百丈捲蓆，且道明甚麼邊事？或云：『明底是向上事。』或云：『明底是本分事。』或云：『明底是一色邊事。』孟八郎恁麼說話，喫閻羅老子鐵棒有分。」

趙鎮臺為府君勇略將軍祈祥，請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只者無是無非法，謂之無上佛果菩提，亦謂之如來妙明心印，印鎮十方，演出無量無邊殊勝功德，利益法界一切有情，得大安樂、得大自在、得大受用、得大方便、得大總持，如暗得燈、如饑得食、如裸得衣、如渡得船、如賈客得海，如此種種利益宣之不盡。今日一會僧俗、現任宰官各各得之，

將自己腳跟下一印印定，並無秋毫違背，轉天關、迴地軸，日應萬機，皆眾心之本有，非假於外得。且艸堂長老得之又作麼生？全憑一滴曹溪水，為霖為雨祚金湯。」
解夏，上堂。舉：「洞山解夏云：『初秋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云：「者老漢只解把纜，不合放船，所以令人檢點。草堂一夏來，挽著布袋，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屈到今日打開，一任兄弟東去西去。若是逢人，只不許說在艸堂解夏來。何也？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古湟印心佛敏首座請上堂。豎拄杖云：「古鏡高懸，森羅顯現。」卓一卓云：「寶劍出匣，群魔腦裂，此是我臨濟兒孫慣常用底，只今有格外提持者麼？」拋拄杖云：「湟中陸路三千里，策馬追風幾度來。」
小參。舉：「玄沙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秖如三種病人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椎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有僧請益雲門，門云：『你禮拜著。』僧拜起，門以拄杖挃之，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麼？』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云：『汝不是患聾麼？』門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啞麼？』其僧於是有惺。」師云：「者僧雖然悟去，只悟得雲門、玄沙禪，要悟草堂禪，大難，大難。且如何是草堂禪？劈箭急。」
草堂耨雲實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草堂耨雲實禪師語錄卷之二

嗣法門人寂訥等編

示眾

示眾。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馬師直下覷，士云：『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馬師直上覷，士禮拜，馬師歸方丈，士隨至方丈云：『適來弄巧成拙。』」師云：「且那裡是他弄巧成拙處？出來打，出來打。」良久無出，便歸方丈。

示眾。「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草堂則不然，向上一路，千聖熱顙。且與古人是同是別？明眼衲僧試檢點看。」

出隊歸，示眾。舉：「五祖演出隊歸，示眾云：『出隊半個月，眼不見鼻孔，失卻祖師禪，拾得個骨董。且道向甚麼處著？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師云：「草堂也出隊一個月，鼻孔不離上唇，祖師不離腳下，連途拾得個骨董，料想無人酬價。有麼？有麼？草堂今日失利。」

機緣

晚課畢，一僧道：「叉手。」一僧道：「合掌。」如此論之不已，師喚進方丈云：「叉手也不是，合掌也不是，不叉不合總都不是，且如何即是？」二僧無語。師頌云：「合掌叉手，把柳放柳，一狀領過，南辰北斗。」

同官人喫茶次，官云：「學生喜底是禪。」師云：「貧道最不喜禪。」官云：「以何為業？」師豎拳云：「單單只有者個。」官罔措。

一僧請《指月錄》，師云：「請即不無，你作麼酬價？」僧云：「得。」師云：「不作貴賤，得個甚麼？」僧擬議，師叱出。

僧參，師云：「那邊來？」僧云：「峨眉來。」師云：「見普賢麼？」僧云：「見。」師云：「對你說甚麼？」僧云：「問候和尚。」師云：「行者將茶與者僧喫。」

師訪壽山和尚，壽云：「昨夜不曾睡得。」師云：「作甚麼來？」壽云：「月明似晝。」師云：「和尚猶被他惑。」

僧參，師云：「那邊來？」僧云：「京師。」師云：「京師出大黃，有麼？」僧云：「伏惟和尚珍重！」師云：「行腳事作麼

生？」僧云：「鞋破也。」師云：「苦。」
師一夕江邊閒遊，見二僧，師問云：「在此作麼？」僧云：「翫水。」師云：「水深多少？」僧無語。師云：「淹。」
師舉趙州訪二庵主公案，一僧云：「總為老婆心切。」師云：「你答老僧語？答趙州語？」僧無語。師云：「老僧失利。」

拈古

舉：「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與麼為人，非但瞎卻者僧眼，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在。』壽歸方丈。」

拈云：「一人有迅雷掣電之機，一人有摧鋒折箭之能，要扶臨濟宗風，少者兩個漢不得。且者僧還具眼也未？」

舉：「芭蕉示眾云：『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溈山云：你無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有拄杖子，奪你拄杖子。』」

拈云：「二大老！一人言中有響，一人句裏藏鋒，檢點將來，未免將錯就錯。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你有拄杖子，有條攀條；你無拄杖子，無條攀例。還會麼？」

舉：「汾陽示眾云：『識得拄杖子，行腳事畢。』」

拈云：「艸堂則不然，識得拄杖子，更參三十年。」

舉：「崔禪陞堂，拈拄杖云：『出來打，出來打。』時有僧出云：『崔禪瞥？』崔擲拄杖歸方丈。」

拈云：「崔禪可謂八面威風，總被者僧折倒了也。若是艸堂則不然，只今莫有恁麼人？若有，待出劈脊便棒。且利害在甚麼處？」

舉：「世尊因文殊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

拈云：「世尊與麼道，且甚處是二鐵圍山？還檢點得出麼？草堂者裡若有起佛見、法見，總不教動著。何故？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舉：「太原孚上座因保福簽瓜次，福云：『道得即與瓜喫。』孚云：『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孚接得便行。」

拈云：「道與不道且置，只如保福相為在甚麼處？直饒接得便行，也是貧兒遇餿飯。」

舉：「慧寂禪師問僧：『甚處來？』僧云：『廬山。』師云：『曾到五老峰麼？』僧云：『不曾。』師云：『汝不曾遊廬山。』」

拈云：「慧寂直下拈提，者僧當面錯過，釗與不到，總未免欠下艸鞋錢。即今莫有道得者麼？」屈指云：「一二三四五。」

舉：「雪峰示眾云：『盡大地撮來如栗米粒大，拋向諸人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拈云：「雪老雖有展天縮地之能，要且跳不出者個格子。還會麼？打鼓普請看。」

舉：「迦葉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問：『尊者何乃自為？』葉云：『我若不為，誰為我為？』」

拈云：「尊者泥裏有刺，沙彌眼底添塵。艸堂若踏泥時，有問：『和尚何乃自為？』秖道：『我若不為，誰為我為？』且道：還有同異也無？」

舉：「趙州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州云：『水淺不是泊船處。』又到一庵主，亦如前問，主亦豎拳，州云：『能殺能活，能縱能奪。』便禮拜。」

拈云：「一般豎拳，為甚肯一不肯一？還識趙州麼？截取老僧頭去。」

舉：「梁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

拈云：「識與不識，爭柰第一義諦何？正眼看來，已成滯貨。若非佛心天子，大難！大難！」

舉：「六祖大師云：『不思善，不思惡，阿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悟入。」

拈云：「葛藤且置，明上座悟個甚麼？咄！也是盲人摸象。」

舉：「陸亙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鐫作佛，得麼？』泉云：『得。』陸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不得。』」

拈云：「大好一尊佛，被王老師推在萬丈枯井，直饒見去，未免證龜成鱉。頌曰：得與不得，澄潭皎月；擬議承當，眼中著屑。」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

拈云：「美則美矣，只是無人酬價。即今莫有酬價者麼？試出來道看。」

舉：「天童悟上堂云：『擬欲參禪，圖脫生死，已錯了也；不擬參禪，圖脫生死，又錯了也。敢問眾兄弟：合作麼生得不錯去？咄！洎合停囚長智。』」

拈云：「擬欲參禪錯了也，不擬參禪又錯了也，畢竟作麼生錯？」

舉：「昭覺醉和尚因僧問：『正恁麼時如何？』師驀面一唾。僧云：『謝和尚指示。』師云：『你又裨販我了。』其僧有省。」

拈云：「者僧當面，無著慚惶，雖然省去，忤逆聞雷。」

頌古

世尊初生。

纔出包胎露爪牙，草窠輥出爛冬瓜，葛藤總自難收拾，攪亂禪林事似麻。

世尊睹明星。

從來日月與明星，自古居諸無舊新，堪笑瞿曇不守分，檯頭一見失雙睛。

拈花。

惱恨瞿曇不善藏，等閒出手賺人忙，引得毒龍生武子，至今狼籍在荒塘。

五通僊人

叫一聲兮應一聲，官錢私債盡還伸，可憐誰是當家子，畢竟如何那一通。

外道問定不定法。

昨日定兮今不定，瞎眼老婆見古鏡，直饒見得以何為，不如打破容顏正。

傅大師見梁武帝。

道冠儒履佛袈裟，曾聞種豆不生麻，杜撰維摩徒賣俏，未免添人兩眼沙。

靈雲桃花。

一年一度一花開，影落靈雲眼底埃，引得遊蜂隨上下，尋香逐臭幾曾迴。

瑯琊有句無句。

三千里外尋知己，賣了布單過石橋，一夜思量無著處，天明樹倒有柴燒。

狗子佛性有無。

一口兩舌，呼驢喚馬，有無不立，碓嘴生花。

僧問雲門：「如何是佛？」曰：「乾屎橛。」

如何是佛？乾屎橛。三十人打鼓，四十人拉拽。一拽拽到梵王家，滿城都是白拈賊。

僧問玄沙：「如何是親切底事？」曰：「我是謝三郎。」

親切答來知不知，梧桐棲老鳳凰枝，閃電龍門遭點額，霜天明月落前溪。

僧問雲門：「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門外有讀書人來報。」

韶陽施設有家風，卻與諸方大不同，一語等閒相借問，報云門外讀書公。

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曰：「對一說。」

對一說，五千餘言都漏洩。海底泥牛啣月走，巖前石虎嚼生鐵。

僧問雲門：「如何是啐啄之機」？曰：「響。」

啐啄之機響字酬，武陵公子駕扁舟，忽然一陣滂沱雨，脫下衣冠上酒樓。

僧問趙州：「道人相見時如何？」曰：「陳漆器。」

作家相見事如何，雪嶺寒梅漏洩多，惟有趙州陳漆器，洞庭秋月葬洪波。

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曰：「北斗裏藏身。」

北斗藏身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拶透韶陽親切句，新羅日午打三更。

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曰：「東山水上行。」

蠱毒之家水莫嘗，一聲畫鼓振南唐，當時曾破崑山玉，石女無夫生得郎。

雲門示眾曰：「讀書千卷紙上語。」

撥草瞻風海上遊，腰纏萬貫上楊州，不因舊閣閒田地，今日如何方始休。

五祖演不是道。

落霞孤鶩一齊飛，家破人亡說向誰？雲淨天空何處去？到頭依舊覓山歸。

僧問風穴：「如何是清淨法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昨夜相逢在斗牛，紫羅帳裏掛燈毬，美如西子離宮闕，嬌似楊妃下玉樓。

僧問風穴：「如何是佛？」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杖林山下竹筋鞭，擊碎須彌月在天，路上行人雖著力，誰家灶裏火無煙。

秘魔擎叉。

阿師無計日擎杈，不用真杈與妄杈，可笑兩杈俱失了，人來問著手撾沙。

鳥窠吹布毛。

地下人兒樹上棲，風流到底不如斯，布毛吹起雖然翮，也要隄防折一枝。

婆子燒庵。

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遣出燒庵天黑了，可憐今夜歇誰家。

普化搖鈴。

顛不顛兮風不風，鐸聲搖動太虛空，至今落下無人掃，反累叢林撞夜鐘。

王常侍參睦州。

人也困來馬也困，堂前露柱總不困，因而思量入院遲，險被睦州打一頓。

三聖透網金鱗。

漫天說價讓三聖，就地還錢是雪峰，買賣不成人義在，憑何只管鬧鬨鬨。

洞山麻三斤。

洞山老漢嘴皮輕，三斤麻絲鼓成繩，繫綴娑婆入無數，至今不得出曹門。

禾山打鼓。

禾山打鼓，秘魔擎杈，一般瀟灑，何必論他？

經首[米-木+八]。

以不以兮八不八，秘圓三藏了無法，碧眼胡僧認不真，至今狼籍遍天下。

黃龍三關。

生緣驢腳佛手，拈來端的恰好，走起踏破虛空，管教受用不了。

臨濟四喝。

有時一喝獅子子，威風到底不如你，千妖百怪走山川，露柱燈籠無處避。

有時一喝劍光裡，橫屍萬里誰敢擬？樅然排下太虛空，業已令他迸出髓。

有時一喝草轟轟，森羅萬象絕形蹤，憑渠定就超方作，大海也須血染紅。

有時一喝不用用，古今公案許多頌，任他千佛亂如麻，烜赫兒郎未敢動。

牧牛頌

未牧

烏那影裏一聲哮，疊壁重重去路遙，轉盼復經楊柳岸，泥蹤井井犯佳苗。

初調

遼天鼻孔引繩穿，劣性徐徐漫著鞭，自此無容雲外臥，者回爭敢放低牽。

受制

從今不受苦奔馳，異路溪山在處隨，明月蘆花休借問，堂堂慶快渾忘疲。

回首

昂昂氣岸喚回頭，一段狂心漸次柔，微把鞭繩輕放下，忻然未許外拘留。

馴伏

繩頭拋在綠楊煙，任牧東西適自然，放曠且隨天地老，縱橫得意不須牽。

無礙

中心逆順總如如，任性優游何所拘，物我相忘無個事，一聲鐵笛響于于。

任運

出沒隨分宇宙中，何妨野岸草葺葺，饑餐渴飲家常事，桑海從今自淡濃。

相忘

形聲落落渾忘功，格外風流絕異同，綠水青山留不住，浩然娛我任西東。

獨照

那畔生涯信自閒，施張垂手白雲間，無生曲唱青霄外，喚醒蒼雲踏破關。

雙泯

去留無礙亦無蹤，一道寒光映碧空，但識其中端的青，黃花翠竹各叢叢。

分燈

揮指德成

法法法無法，無法法亦無，付汝無無法，依樣畫葫蘆。

佛敏寂訥

侍吾久也已成功，會合機緣掌上轟，七尺烏藤分付去，五湖四海毒魚龍。

載空照滿

歷遍雲山叩艸堂，喝聲未絕已承當，缽囊兩手親分付，遇虎逢龍始自張。

體真思能

捉得終南一隻虎，爪牙養就堪當努，而今放出三門去，吼震山河壯帝都。

穎如宗貴

兩次腰包入草堂，口頭不住問家鄉，而今頓了江湖債，一钁生涯宇宙長。

遐齡海福

心印傳來狀似牛，老僧一向謹存收，而今付與闍黎去，犁耙春風拽不休。

無礙祖哲

草堂養得小獅兒，放出令人徹大機，任是佛魔並祖父，都於爪下喪全威。

三賢乾維

闍黎入室扣安康，勘驗機緣手腳忙，一喝翻身拂袖去，橫開臭口罵諸方。

三大乾寬

踏破芒鞋山水窮，相逢一摑始融通，龜毛拂有騰龍勢，佛祖從今立下風。

爾聞空宣

禹門三級勢無窮，氣岸頻吞萬象空，撥轉蘆頭輕一拶，興雲布雨太蒼中。

自明海珀

伸手縮拳是甚麼，話頭落也見淆訛，龜毛繩鎖千江月，十聖三賢總柰何。

佛裔空宗

草堂出個小頭陀，粉碎銀山氣力多，個柄鋤兒交付汝，白雲翻轉幾偏坡。

明幻覺聞

東風昨夜過籬邊，為說楊岐道有傳，寄一音與盧行者，當家種艸自天然。

竹菴印善(居士)

戎馬隊中出良夫，今朝特地現有無？老僧贈柄鐵如意，一任將去指迷途。

再生空迪(居士)

箬笠戎衣入劍川，腳跟悔笑艸鞋穿，而今將我蒲團去，坐鎮東吳罵殺天。

像贊

初祖

梁王殿上道個不識，少室山前分皮分髓。此是甚麼所在？又來者裏捏鬼。咄！者老臊胡，花言巧語，惑亂中華。多少人東走西竄，錯過了好光陰也。

自贊(佛敏維那請)

律累累律，舌頭無骨。拉杖人前，神號鬼哭。敏公持去向長安，挂與閒房伴松竹。

又(飛石侍者請)

分明認得，想不起你。師嗣阿誰？昭覺嫡子。阿呵呵，羅羅哩！燈籠沿壁上天台，老鼠跌在油瓶裏。

又(月菴請)

寫吾像，請吾贊，呵呵笑倒挑柴漢。一頭尖擔兩頭脫，恰恰錯過娘生面。

又(法祥居士請)

握條拄杖，禿眉禿眼，咬定乾坤，通權便。咄！咄！直饒坐到驢年，亦是徐六擔板。

法派

真寂含法性，了達正圓通。燈續曹溪旨，光輝徹大同。

四威儀

山中行，步步踏雲岑。沒高下，踢出石骨筋。
山中住，宇宙權作屋。折腳鐺，清泉和月煮。
山中坐，蒲團沒一個。倚松根，日過月又過。
山中臥，石頭都枕破。忽醒來，紅日照著我。

行繇

一日，大眾入方丈請示行繇，師云：「老僧本邑楊氏子，母姓許，天啟丙寅六月十五日生。自幼發願出家，父母不允。年十六歲，吾鄉遭亂，父母相繼而亡。予逃難漢沔，見多慘殺，痛念生死，乃投師祝髮。聞丈雪和尚荷雙桂衣缽，杖抵興元，藩下眾官延住靜明開堂。予矢志往參，師問：『那里人？』予曰：『四川人。』師云：『你識字麼？』予曰：『不識。』師云：『者樣好漢，字也不識。』喚知客：『領者僧入堂去。』予入堂，朝夕坐次，心意恍惚，一味浮逼逼地，不異挑百三十觔擔子放不下相似。忽一夕，聞開小靜，如虛空霹靂，將胸中礙膺之物一擊粉碎，殊覺通身輕快。期畢，隨師下東吳，上天童，遍參諸方。後到福嚴參費老人，命坐喫茶次，費豎指云：『此是你師翁咬底。』予曰：『為甚如此？』費云：『也是機緣。』予曰：『既是機緣，何不截取頭去？』費云：『降將不斬。』予曰：『自是手短。』費與一掌，予一喝便出。至嘉興東塔，值本師問：『你從福嚴來，帶得甚麼寶物？』予一喝，師云：『將謂別有那？』予曰：『若有則不歸了。』師微笑。己亥秋，藩下發人迎本師歸漢中，予隨侍北返，復靜明，下草堂，傾誠請益，經二十年矣。末後鶴乘期終，本師重闢昭覺，囑予繼席艸堂，予曰：『實媿何人敢當此任？』師云：『你隨老僧多年，師資久契，正好歇去。』遂出衣拂源流偈曰：『適來東海鯉，入閬自成章，掣起滔天浪，春風滿大唐。』予辭不已，乃拜受之。數年以來，每事拳拳服膺，未敢輕露，今日眾兄弟索揚家醜，略述大概如此。」

草堂耨雲實禪師語錄卷二(終)

後跋

粵維三教之遺跡，一葦之別傳，無非挽迴亡子之狂心耳。如我迦文愍念一切眾生，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收束許多出格男兒，末後於多子塔前談無所談，驀地拈花示眾，百萬人天中出個沒勾當漢，破顏微笑，遂將正法眼藏付伊。傳持二十八世，復有婆羅門將法印袖入中國，名曰教外別傳。既云教外，焉

得有言乎？所以教中道：「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又曰：「因言而顯，理焉得言？」無如草堂法兄負昭覺老人之缽袋子，開法於閬水亦有年矣，所行無言之道，因紳衿士庶十方衲子悉叩其門，迫不得已接引歸來，遂有上堂、小參、開示、頌古、拈古，好事者日錄成帖，俾四眾人等就路還家也。予癸亥秋昭覺謝任，仍歸青城舊隱，一日有爾聞、明幻二侄持稿見示，展卷讀之，言言見諦，字字放光，信滹沱一脈代有其人，予欲無言可乎？茲不揣堊墁之業，遂贅數語於篇末，敢獻大方琲琢之手，請嘗試之以為何如？乙丑林鍾月青城法弟徹生沐手書於鳳林山房

板存嘉興楞嚴般若堂流通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